

罗丹与女模特儿们的隐情

罗丹传

〔美〕大卫·韦斯／著
胡日健·李必禄·唐若水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罗丹与女模特儿们的隐情

——罗丹传

「美」大卫·韦斯\著
胡日健·李必禄·唐若水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王才禹

封面设计:李侗林

51 01

出国去县丹罗然星":市直国商站交国去已立印,天二第
出,料一更基随开米,亚出士荷翁出册且,案壁鋼站大卦景站主
"。因商干鳳

皇——劉京稱米芒国去——站派站册,天o第站站站站
。案米芒站站不改站人

站站息出音站个景然站,去而站籍衣站之爭e 站祺古奧小

。關站留站,皇

。站暫夏站音站直一,爭EAEI 既站米米斗

土会站站站站主站三十二麟站皇站站父站站已站,爭SDEI

罗丹传

。站圣长人站站

站。站站站之景普罗丹与女模特儿们的隐情》,爭EAEI

。容笑站站(美)站大卫·韦斯古著站不之泉站站会站出

胡日健 李必禄 唐若水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印刷一厂印刷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 199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开本:850×1168 大 32 开 印张:12 字数:31.5 千字

ISBN7-221-03628-4 / I · 667

定价 10.80 元

内容提要

罗丹是 19 世纪世界最杰出的人体雕塑家。他独树一帜，追求裸体艺术，被誉为“裸体艺术大师”。

在罗丹的雕塑生涯中，出于艺术的需要，他先后雇用了许多女模特儿，其中有美貌年轻的女郎、风韵犹存的少妇、迷人多姿的交际花、放荡不羁的妓女，还有高贵的公爵夫人……“她们具有法国最漂亮的肉体”，她们既是罗丹的女模特儿，又是罗丹的情人，并以是罗丹的情人而感荣幸和自豪。罗丹酷爱裸体艺术，同时也狂热地爱恋着这些高于一切自然之美的美妙肉体，因为对女模特儿的精神和肉体的爱恋能给他创作雕塑以灵感和赋予作品以灵魂。罗丹与女模特儿们之间的种种隐私在当时曾被指控为“性专家、好色者及利用工作室搞淫乱活动”。以致他与女模特儿们的这些轶闻艳史在 19 世纪曾轰动全世界。

作品还详尽叙述了罗丹艰辛的艺术生涯，他在艺术上不断的创新、不屈不挠的探索以及与印象派画家及其知名人物如莫奈、德加、塞尚、雷诺阿、左拉、布歇等之间的亲密交往，真实地再现了作为伟大的艺术家和平凡的普通人的全部爱情、家庭、艺术生涯及他那玄妙的精神世界。本书出版后曾被誉为“一部真实的名人传记小说”，“一部宏伟的惊世之著”。

总之，作品文笔优美、细腻，充满了浓郁的艺术氛围和浪漫的生活气息，真实地再现了罗丹艺术生涯中鲜为我国读者所知的另一面。

目 录

第一章 家庭	(1)
第二章 艺术家	(44)
第三章 旅行	(90)
第四章 归来	(127)
第五章 激情	(187)
第六章 思想家	(313)
后记	(373)

第一章 家庭

1

约翰·巴底斯忒·罗丹，诺曼底农民，为赚钱买土地，他来到了巴黎。此时，他已有了两个女儿，但心里老不踏实，38岁时妻子为他生了个儿子。这下他可真是有点欣喜若狂了。有了儿子就可以养老，抱孙子啦。

他和妻子不会写字，儿子生下后要登记填表，这些事他都得去请妻子的妹妹泰莱兹姨妈代劳。她当过女管家，也当过模特，偶尔还是画家德洛林的情妇，写字就是从他那里学会的。

“就给他取名为弗朗士·奥古斯塔吧！”父亲说。于是在泰莱兹姨妈的笔下就出现了这样的文字：

弗朗士·奥古斯塔·罗丹，生于1840年11月12日，巴黎12区，拉巴莱街3号。

政治上，约翰支持波旁王朝君主政体，但对儿子在这种政体下的命运却有些担忧。他认为巴黎属于小资产者。小资产者的地位一天天地重要起来。他自己已升为警察局的信使。这是一个不算太小的公职。他有自己的打算：让奥古斯塔接受良好的

教育，免受周围暗娼们的影响。

奥古斯塔 5 岁了，他准备送他上附近的小学。泰莱兹姨妈从画家德洛林那里得来一些蜡笔送给奥古斯塔。这时他已长成一个红发、矮小、结实、腼腆而又近视的孩子。他对黑色蜡笔特别感兴趣。泰莱兹姨妈鼓励他在地板上学画。他于是描画着他所认识的人：脸色通红、情绪激动的爸爸；耐心而克制的妈妈；快乐的泰莱兹姨妈；温柔而讨人喜欢的玛丽姐姐；漂亮又灵巧的异母姐姐克洛蒂尔。他不停地画着，希望学校生活也同样有趣。

头一天上学，奥古斯塔十分兴奋。然而学校肃然的灰墙和中年牧师严峻的神色却使他望而却步。他记不住那些以说教为中心内容的问答题，对算术一点也听不懂。他恨拉丁语课，阅读、写作和书法课也很糟。他喜欢史地课，但因视力差，成绩也不好。至于语法课，那些规则搅得他头脑像桶浆糊。

艺术课是被禁止的。奥古斯塔在上地理课时就画画。他描了一幅罗马帝国的地图，被老师发现，撕了。他又画，被老师用戒尺打得好几天不能握笔。再画，有一次被发现后挨了一顿鞭子。尽管如此，他仍然偷偷给每个老师画漫画，但不让他们发现。

1848 年发生了法国革命，路易·菲利浦国王被废黜，所有的小学都停了课。奥古斯塔就像解脱了一般激动万分。然而他家附近到处发生了战斗，生活变得很艰难起来，每天只靠一点土豆来维生。

复课后课堂教学使奥古斯塔更感厌倦。他的视力越来越差，画的东西都变得很大，他已成了学校里成绩最差的学生。然而对画画的兴趣有增无减。他家门前一尊朱庇特雕像成了他描绘对象；他用泰莱兹姨妈给的蜡笔在他父亲最喜欢的画报上着色；他常逃学到圣母院观看哥特式建筑……父亲的严厉责罚，母亲慈爱的央求都没有什么效果。于是父亲便认为：学校也有责任。他决定将奥古斯塔送到弟弟亚历山大的学校去。

然而四年之后，亚历山大叔叔不得不承认，一切都无济于事。“这孩子基本上还是个文盲。能念一点，但不多；不识拉丁文，背不出动词变位表；拼写很糟，我都认不出；外文就更甭说了。”他绝望地挥了挥手。

奥古斯塔想告诉叔叔：他的眼睛看不清黑板，但叔叔根本不想听。

这时奥古斯塔 14 岁了。父亲担心他毫无出息，想让他学做生意赚钱谋生。

而奥古斯塔却说：“我想画画。”

父亲怒火中烧，真想揍儿子一顿。但一想到是礼拜天，便强忍住了怒火。到了吃饭时候，克洛蒂尔还没有回家。父亲正一肚子气没处发，便大声问：“克洛蒂尔哪里去了？她总不在家！”

母亲说：“我不知道。”

“你该知道！她总是出去！”他发怒了，“一个总是野在外头，一个总想当画家。胡闹加愚蠢！现在我们把家搬进了大学区，靠近巴黎的教育中心区索尔邦，可我的儿子却成了十足的傻瓜蛋，说是要当什么画家！我可没钱给你胡闹！哪怕你会点拼写，我也可在区警察局给你谋个秘书的职务，可你现在……”他绝望地摇摇头。

父亲一样一样地数着各种行业，看儿子能在哪里当学徒，奥古斯塔却在那里仔细观察着家里的每一个人。看到奥古斯塔坐着一动不动，父亲火气更上来了：“你就一点也不为自己的学习成绩害臊！”

“我不想当警察。”

“白痴！要在区里谋取得有头脑。”

“我可以成为画家。”

“你以为法郎好赚吗？你去试试看。这张桌布都花了我五法郎哩！”桌布上已沾满油渍，但礼拜天吃饭还在用。

“我要上艺校。”奥古斯塔像在跟自己说话。

父亲嘲讽地说：“罗丹先生，是上美院吧？”

“不，那还太早。我需要先训练一段。”

“当然罗。谁知道你结果会怎么样？”

“训练一段就上美院。”

父亲懊丧地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可他竟是个白痴！”

玛丽看着看似懦弱实则很倔犟的弟弟，对父亲说：“爸爸，也许他该上艺校。”

“不！”父亲说，“这样下去，他会自己以为是上等人，还想穿礼服戴礼帽哩！”

“说不定他还真能上美院。”玛丽说。

父亲的脸已气得鼓出来了。“要是进不了美院怎么办？”

“不会失败的。”奥古斯塔眼前出现了一个有待征服的世界。

“你连拼写也不会，”自身是文盲的爸爸说，“亚历山大说你的拼写之糟他从未见过。”

奥古斯塔回嘴说：“我拼写错误与别人画画错误一样。爸爸，我可以在你画画中挑毛病。”

父亲骂了声“混帐！”举起手想教训他。这时母亲把一盘肉放到了他面前。父亲吃了一口，接着说：“巴黎的画家不下几千，他们能吃到这样的饭菜吗？”

这时克洛蒂尔进来了，她申明不在家吃饭，有人带她出去吃。

父亲火气上来了，问她上哪儿，小伙子是谁，叫他进来看看。克洛蒂尔因担心暴露了自己的家庭情况而失去小伙子的爱，没有答应父亲的要求。父女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克洛蒂尔拿起毛巾要走。

“别再回来！”父亲说。

克洛蒂尔跑到门口，停住了脚步。她和父亲一样，都希望对

方能让步。但谁也没有让步。她脸色渐渐变白，接着就走了。玛丽和奥古斯塔追出去，看到她消失在转弯角上的马车里。

父亲喃喃地说：“瞧，她比娼妇好不了多少。”

母亲哭了：“约翰，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知道她没有钱维生的。”

爸爸猛地捶了一下桌子，不再说话。

奥古斯塔大为震惊：爸爸居然称克洛蒂尔是娼妇。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性生活。那是街头的—个暗娼，看上去才 19 岁。他冒了传染病的危险与她来了一次，来得很快，很突然，还来不及品味，但他常常回想起她白嫩丰满的大腿，赤裸裸的身子，粗壮的腰部和硕大的乳房。他能记起她身体的每个细部，但面孔却一点也记不得了。他想把她画下来，但又怕她会嘲笑他。真正的画家都画裸体女人，可他没钱请模特。那个妓女出于对他青春的好奇，免费将自己的身子给了他，甚至还为自己是他第一次作爱的对象而感到荣幸。

克洛蒂尔也会免费把身子给人家吗？奥古斯塔觉得自己这样去想姐姐太不像话。

他站在门边。父亲吼着叫他去吃饭。他没动。失去了克洛蒂尔的父亲觉得不能再失去唯一的儿子。然而父子俩的个性均硬如岩石。这时玛丽出来试图和解。她说：“我知道有一所免费学校——小艺校。”

“食宿费谁付？”父亲问。

“我来付，”玛丽说，“我卖宗教纪念章。”

“好吧，好吧！”父亲没想到玛丽会来这一手。

玛丽看到爸爸软了下来，又说：“艺校培养工匠，而不是艺术家，培养穷孩子进入画工行业。”

父亲奇怪玛丽为什么知道这些，问她。玛丽脸红了，说她认识了在那里学习的一个青年巴努凡。父亲叫她带小伙子回家看

看。她说：“我跟他还不很熟。”接着又匆匆地说，“要是奥古斯塔从艺校毕业，他就可以在金银首饰店找个工作，或当个雕刻工、家具工……”

父亲粗声粗气地说：“他学什么也毕不了业。”

母亲说：“可怜的奥古斯塔，你自己明白吗？”

奥古斯塔点了点头。

“你怎么知道人家会收他？”爸爸问。

“会的。”玛丽肯定地说。

奥古斯塔的眼中，玛丽比谁都好看。他跑过去，吻了吻玛丽的脸庞，又抱住了妈妈，她露出了难得的微笑。他也想去吻吻爸爸，或至少同他握握手，结果却只说了句：“谢谢爸爸。”爸爸嘟嘟囔囔地说：“一个女儿是娼妇，另一个是个圣人，还有个儿子是蠢蛋。真他妈活见鬼！”

2

几天后，巴努凡把奥古斯塔带到艺校。

艺校在医学院街。这街区的中心是医学院、巴黎大学、法律大学、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可谓法国文化的中心。

奥古斯塔边走边看，眼睛睁得大大的。巴努凡似乎是个百事通，他说：“这所艺校建于 1765 年，是邦伯都尔夫人最宠爱的艺术家约翰·耶格·巴格里尔建的。初建时作为装饰艺术学校。而不是像专搞美术的美术学院。称它为学校是为了与学院区别开。但它有个正式的漂亮的名字。你马上就要进‘皇家数学制图专科学校’了。”巴努凡说这名称就如在说一个王国。

奥古斯塔没笑也没说什么，这使巴努凡感到惊诧。巴努凡说：“莱考克可喜欢说话，只要他高兴。”他没告诉奥古斯塔谁是莱考克，但看那说话的神气似乎是在说拿破仑。

奥古斯塔跟随巴努凡进了校园。浏览门两旁的海格立斯大力神像和密涅瓦智慧女神像，他心想这真矛盾：学校有古希腊遗风，而门口却是浮华的巴洛克装饰。

工作室是一个大厅，由一个大客厅改造而成。天花板很高，窗子又高又大，北面光线最好。墙上挂着许多白、红、黑几色蜡笔画以及几幅油画，大多是临摹之作。厅后部居高临下，有个高脚平台，上面有一张大画桌，有个人站在桌边。面向画桌，有个模特儿小转台，几张凳子，另外还有约40张直背椅子，椅子前有画架，画架上有不少画。

学生们都很年轻，年龄均在14岁到18岁之间。奥古斯塔为自己年龄不算特殊松了一口气。教室里没有人打逗开玩笑。他感到这是个严肃的行业，决非轻薄、懒惰之流所能干；干这行的大多是为了糊口，为了免睡阁楼、停尸房、塞纳河畔、路旁或者父亲的店堂。

巴努凡将他介绍给平台上的霍雷斯·莱考克时，他心直跳。

莱考克目不转睛地看着罗丹。这位正值中年的老师皮肤黝黑，满脸阴影。“你想学美术？”莱考克问。

“是的”。奥古斯塔奇怪莱考克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想法。巴努凡只说过艺术旨在培养工匠。

莱考克问他以前是否学过美术，他说没有。而问到 he 凭什么认为自己能成为美术家时，他说他5岁起就画画了。“在画布上画？”莱考克的语气含有冷嘲。奥古斯塔告诉他说是在包装纸上画。莱考克感到难以理解。巴努凡听玛丽说过，就忙为罗丹解释了一番。

“噢，又是个穷学生！”莱考克感叹，“为什么不早点来？”

当奥古斯塔说他在上学，学拉丁文和算术时，莱考克认为是在浪费时间。这一看法使奥古斯塔感到欣慰。然而莱考克却问：“带作品来了？”

“你们不收我吗？”奥古斯塔有点着急了。

正好有学生找莱考克。巴努凡轻轻对奥古斯塔说：“傻瓜，他当然会收你。既不用考试，也不用交学费。他在考虑把你放在第几班。”

奥古斯塔站在那里，因害怕而发呆。莱考克又回转到奥古斯塔面前，对奥古斯塔说，跟他学习的学生有两类，一类是只会画直线的工匠型学生，他们只想依规则来作画，但生活中无直线可画，无规则可循，因而这部分人最后多数是进美术学校去临摹古典作品。另一类是伦勃朗式的人物。这类人很少。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观看世界。大多数艺术家是按自己家长、老师、师傅及社会的眼光去看世界，而伦勃朗式的学生则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事物。奥古斯塔听后感到绝望。他心想自己视力那么差，要进入人人追求的美院和沙龙看来是无望了，更不用说做到莱考克的要求。他告诉莱考克，他从未受过创作训练。莱考克冷冷地说：“那你就该量量自己的水平。你就学装饰，当画直线的工匠吧！”

莱考克准备撤下他走。他哭了：“爸爸说我来这里是白痴，可我就是要来，反正是想来。我能画画，我知道自己会画。”

莱考克笑了：这孩子至少还懂得发怒，于是说道：“去画画看！”

奥古斯塔想请巴努凡指点一下，巴努凡却耸耸肩，露出一副满不在乎和事不关己的神态。奥古斯塔简直有些受不了。他拿起一支黑色蜡笔坐到了一张空椅上。虽然周围的一切都使他别扭和陌生，但看到巴努凡的嘴脸在自己笔下慢慢成型时，他忘记了自己的不幸。莱考克突然叫他停住，他不高兴地回答：“还没画完呢！”

“够了。”莱考克仔细看了看画，又看了看巴努凡，说：“你的朋友并没有过分美化你。”

巴努凡看着画上那张漂亮而又狡黠的嘴脸，极力否认这就是自己，认为这是在贬他。莱考克则以赞许的口吻说这是奥古斯塔眼中的巴努凡。奥古斯塔没想到巴努凡会发火，赶忙向他表示歉意，并平静地说他并没想作漫画。巴努凡做了个宽厚谅解的姿势。莱考克说：“这不是漫画。你刚才说叫什么来着，孩子？”

“罗丹，奥古斯塔·罗丹。”

莱考克指出他画上涂抹之处太多，下次画这样年轻漂亮的男子时细部要用钢笔。他告诉老师，他从未用过钢笔，因为用不起。“你迟早会用。”莱考克说，“你会一点点地进步，身无分文也不要紧。这画很好。”奥古斯塔对老师的称赞表示感谢。莱考克把他分到上午的初级班。他不以为然。“我认为——”他想说这不太合适。巴努凡皱了皱眉头。莱考克见状又加了一句：“朋友，你自以为是伦勃朗式的学生，这还得看将来。你有的是时间。现在我们就只学素描，这正是现在每个人所欠缺的。你——”他转向巴努凡：“你也一样。”

巴努凡说：“我可努力啦！”

“我所有的学生都努力，这是最起码的。”

奥古斯塔头一天上学就决心刻苦。莱考克让他在参加临摹布歇之前先表演凭记忆进行素描的能力，这是所有学美术的人都得经过的。但他拿着巴努凡给他的白、红、黑三色蜡笔不知从何下笔。他想：我面前什么东西也没有，怎么画呀！莱考克站在他身后鼓励道：“画你了解的东西。”

奥古斯塔心想，父亲的脸恐怕是自己最了解的了。他操起他所熟悉的黑蜡笔和炭笔，先画头，接着是嘴鼻，画得凸出来了，像个雕塑——一个普通而强悍者的嘴脸。

莱考克转了回来，他问：“这是你父亲？”

奥古斯塔说：“是的。”他担心自己的画会被撕掉。莱考克说：“罗丹先生，你真不道德呀！”

“他就是这样子！”奥古斯塔嗓门大了起来。

莱考克问奥古斯塔，父亲在他心目中是否真是那么丑，他首肯了。“你不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他想扯谎，但他不会，心想这下要被除名了。谁知莱考克说：“我很高兴你不顾所谓‘道德’，它毁掉的青年画家比什么都多。”

“你喜欢这幅画？”奥古斯塔有点吃惊。

“我喜欢你不扯谎，不奉承。一幅画不一定要漂亮，但必须有活力。”

随后几周内，奥古斯塔努力跟莱考克学素描。巴努凡认为莱考克是美院之外最好的老师，也许还是巴黎最好的教师。莱考克常公开表示对学院派的强烈不满，认为美院的讲座枯燥，课程无味。到里面学习的人都是想去赢得罗马奖，而后进入沙龙，获得表彰或奖章，让国家买自己的作品，最后被政府授职，成为院士。到了那里后人们就不再有想象力或生命力了，一切都变成美好的装饰。这些话并未动摇巴努凡和奥古斯塔进美院的决心。不过奥古斯塔同意了巴努凡的看法——莱考克确实是个出类拔萃的人。

莱考克特别强调视觉记忆，当然他也教技巧。他认为素描不应只是描画出来的图像，它还应包含着没法描出来的东西。“最要紧的是，必须重视人体的尊严与完整。”

奥古斯塔想画一个人像试试，却不知画男的还是女的，穿衣还是裸体。他先画的是身体，无性别，接着是双腿，也无性别，最后是两臂和头——到此他停住了。莱考克来到他身后。

莱考克说：“画下去。”

奥古斯塔说：“我不懂解剖。”

“你了解人体不？你看过自己的身体吗？”

奥古斯塔脸一下红了。他只是粗略地看过，但这事却不能谈。

“不能用自己当模特儿的画家是瞎子。”

奥古斯塔只顾削铅笔，但莱考克还在说：“人们观察事物各不相同。我看到的蓝色，你也许看到的是绿色；我看到的是树，你看到的也许是人体。要画你自己看到的。”

“可我不会凭记忆作画，我不知怎么做。”

“对你来说，事物都像是互不联系的，你该成为一个工匠，直线王国里的一名工匠。”

“我不愿当工匠，不愿意！”莱考克的话伤了他。

莱考克看到这孩子泪汪汪的，便慢吞吞地说：“你可来听晚上的写生课，临摹模特儿。但得早点来，人很挤。”

夜校的确很挤。那天晚上是作女模特儿写生，学生比白天多了一倍。多数学生年龄已 18、19 岁，而奥古斯塔才 15 岁。他感到有点不自在。

学生们很快在女模特儿周围形成厚厚的一圈，开始作素描。奥古斯塔站在后边只能瞧女模特儿的背。他不敢在别人面前直眼观看裸体女模特儿。

巴努凡坐在他旁边，轻松地说：“美术学院只用男模特儿，女模特儿则用古代油画上的美女。莱考克这方面很先进。”

每个人似乎都没有为女模特儿动情。莱考克讲解模特儿就如在解剖室里讲一具尸体，他机械地列举着各个部分：身躯、手臂、乳房、手、头、下肢、脚和趾骨等等。而这模特儿也着实引不起人的兴趣。

巴努凡忿忿地说：“这是街对面的一个女佣人。莱考克怎么要来了这个胖女子？”

莱考克干巴巴地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女体。”

奥古斯塔挪近了一些。

“要凭你们自己的观察来画。”

奥古斯塔依然一笔未动。

“从臀部与大腿开始下笔，这样能抓住整个人体的方向。”

奥古斯塔画了几笔又停住了。他以往看到的女裸体都是古代英雄画像里的，浪漫、漂亮而理想。可面前这个女模特儿只是个中年劳动妇女，连个好看的暗娼都不如；暗娼至少还有点引诱力。尽管如此，他觉得那女人的背还讨人喜欢，他找到了一条体现运动的匀称线，又作了一条表示曲背的曲线。

一会儿，模特儿坐的小转台旋转起来，这样每个学生都能从各人角度观察她。一下子，奥古斯塔惊呆了。从正面看，这女模特儿显得特笨重，比他预想的还笨重。两只乳房松弛下垂，拖得长长的；肚皮鼓得像座小山包；屁股又宽又厚，肉头很粗。最叫人失望的是她的皮肤，不仅没有大理石那样的白色光泽，而是充满了无数的斑点。

她这时站了起来，两手掩着阴部。这姿态原是想表示纯洁，但恰恰干扰了人们的视线，使大家更注意到了那些杂乱粗黑的阴毛，整个身体没有丝毫的美。他变得郁郁不乐了：这身体简直毁了他想象中的女体形象。

他强迫自己画了几笔。莱考克看了看，说：“太显露了。准确，但没有活力。”他又说：“罗丹，要让你的画动起来。布局并不重要，看得真切是最难的，要有天赋。”

奥古斯塔很想告诉莱考克，他的眼睛有病，离模特儿稍远一点，她的线条就模糊了。

莱考克走到模特儿身边，叫她休息。她坐了下来，用毛大衣裹住了自己的肩背。

课间休息时，巴努凡将奥古斯塔介绍给了一群同学。范丁比奥古斯塔大四岁，是这群学生中最善言辞的一个，红红的头发与奥古斯塔一样，上唇留着胡子，下巴有几根山羊胡，他是个地道